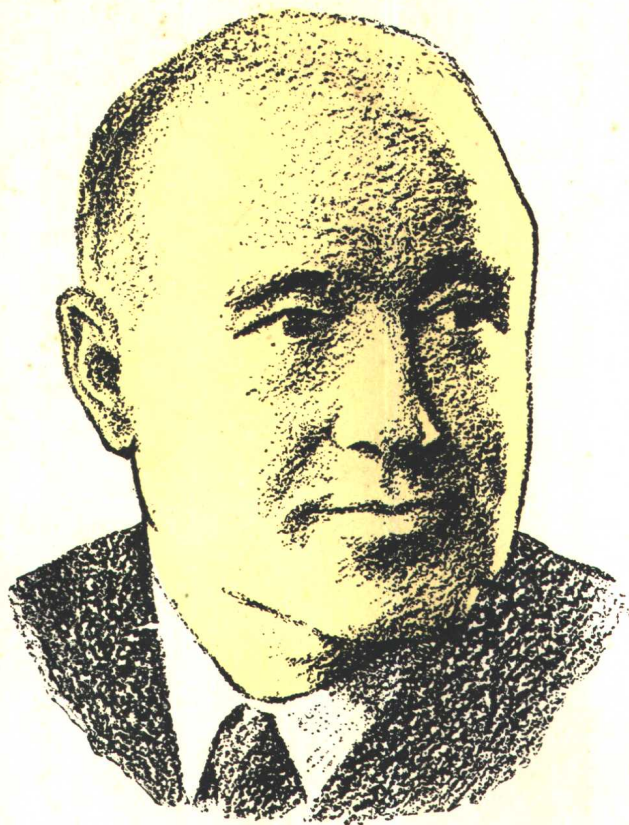




# 我的學徒生活

哈里·波立特著

世界知識社





# 我的學徒生活

中國・張大野著

廣 東 出 版 社

# 我的學徒生活

哈里·波立特著

沛 甘 譯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 我的學徒生活

|        |     |       |                   |         |
|--------|-----|-------|-------------------|---------|
| 著者     | 譯者  | 出版者   | 發行者               | 印刷者     |
| 哈里·波立特 | 沛甘  | 世界知識社 |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br>新華書店 | 北京新華印刷廠 |
| 定價     | 九千元 |       |                   |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191,000

印數：1—20,000

書號：339

HARRY POLLITT  
SERVING MY TIME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50

---

本書根據英國勞倫斯—韋沙特書店一九五〇年英文版譯出



哈里·波立特

60783/2

## 序

當波立特自傳新版發行之際，叫我在上面寫幾句話，這是一件愉快而光榮的事情。「我的學徒生活」並不需要介紹，它早已成為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經典了。

自從一九四〇年春初版問世以來，幾乎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它幫助教導了千千萬萬的人去了解英國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鬥爭的背景與傳統。新版的問世使它繼續將此種教導作用推及於更多的人。

這是一本有政治見解與沒有政治見解的男男女女都可以看的書。他們會覺得它的故事生氣勃勃，充滿風趣，讀來引人入勝，正如小說一般。在讀的時候，通過了它所描寫的背景和經驗，通過了工人的鬥爭場面，通過了書裏面光芒四射的人物，他們會知道一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這決不是單靠直接的政治教導所能得到的。

哈里·波立特是一個全世界知名的國際共產主義的領導者，同時也是英國共產主義的先進代表。他在戰鬥的社會主義和工會運動中充當先鋒的事蹟，應追溯到一九一四年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工大勃興的年代中現代工人運動的形成時期。他積極參加了建立英國共產黨及其早期的一切鬥爭。他在一九二二年即擔任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九年便成了總書記。在所有這些年代中，他承擔了當時的種種艱苦和重負來建立並且推進共產黨，使它有今天的力量和影響。

關於波立特的一切，足以擊敗百萬富翁們和運輸大廈厚顏無恥的幫閒者所竭力散佈的，如

「共產黨的代理人」啦、「斯大林的手下」啦、「俄國第五縱隊」啦，以及其他種種廢話般的流俗的諷刺。他正如蘭開夏的玫瑰或橡樹一樣，是道地的英國人。他的談吐充滿了道義和正直。他有熟練的產業工人的訓練有素，結合實際的能力，也有具有階級覺悟的英國熟練工人最優秀代表的通曉人情、豁達、博學的修養，這常使許多號稱「有教養」而實際上是一知半解、極度愚昧的人們望而生愧。他對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各地的人民瞭如指掌。如果說他比英國任何地方其他演說家更能吸引聽衆的話，這不祇是因為他具有雄辯家的天才，也不祇是因為他有扼要的分析政治、鼓舞熱情的能力，還因為他接近聽衆中的每一個男女，能爲他們表達他們自己的希望、憂慮和抱負。

尤其重要的，波立特具體地體現了對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事業始終堅貞如一的精神。「今天正配懦弱和卑鄙的人的口胃，他們心裡祇注意到金錢和地位。」但波立特却不是那種「侮辱稱號的神聖」的人。他從不忘記對資本主義的切齒痛恨，這是因為他受了早年的生活的影響而來的，這種影響又爲以後的經驗所加深。他從不減弱他對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熱誠和堅定的信心。

二十七年來，我和波立特在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內共同工作；二十七年來，我對於他的任勞任怨、諄諄善誘的體會，以及二十七年來，我和他私人的交往，這些都是我生平最幸福的光榮之一。當波立特在本書卷末表示他特別謙虛的希望，說他的書也許「對工人運動中的新同志們能有所裨益」的時候——他確實已經達到了這個目的。他的敘述說明了那些足以造成一個工人領袖的

種種經驗。當誹謗共產黨是每一個幫閒、叛徒和狂妄無知之輩的廉價出賣的商品的時候，這本書正是從一個革命的工人階級戰士那裏來的一服清醒劑。

勇敢、幽默、處處切合人情、對同志們的深切忠誠、孜孜不倦的精力、無窮的機靈和鼓舞他人的能力——所有這些構成波立特性格的種種因素全都載在這本書中。

這一部分自傳，只寫到一九二九年為止。大家希望波立特在百忙之中還能够抽出時間來，繼續把他以後幾十年的閱歷寫下來。在這段期間，他無論在建立共產黨，在人民以及那些為社會主義英國的光榮前途而鬥爭的人們的每一次戰鬥中充任先鋒這個問題上，他都會經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杜 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

## 引言

我奉獻這本書來紀念我的母親。許多作家也會這樣做過，無疑地，每個人都非常真摯地認為他的母親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母親。我這樣來說我的母親，是無愧於心的。

她的名字叫做瑪麗·露莎·波立特。她的祖父是蘭開夏和約克郡憲章運動中一個最積極的基層分子；她的父親是一個木匠，他曾化了許多力量把他的行業組織起來。

我母親是我的好朋友。我會把我所有的希望和意圖都坦白地告訴了她。過去在工人運動中指導我每一個步驟的就是她。

「波蕾」，這是任何人都這樣叫她的名字。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心中充滿了對她的許多回憶——記得我曾經等着她從工廠回到家裏，她拖着疲倦的身子，那紅潤的、曾爲我父親所熱愛的兩頰，由於經常在火熱嘈雜的織機房裏每天十小時的工作，由於常常坐蓐，由於無窮盡的貧困，已經憔悴不堪了。

我怎麼也忘不了她努力使得家庭收支平衡，將家裏收拾得一塵不染，使她的子女穿得像鄰家子女一般整齊。在降靈節這一天，所有蘭開夏的母親們如果不給孩子們一件新衣服穿，實在比死還難受。我們都打扮得好好地出去訪問我們的比較闊綽的親戚，他們總要問問愛拉、傑克和我沒有口袋，然後在口袋裏摸摸，放一個辨士在裏面。在回到特羅斯登的碼頭街的路上，我們總覺得自己像羅契爾特家族中人一樣的富有了。

我常常等不及她從廠裏回家，就跑到半路上去迎接她。不論她如何疲倦，如何苦惱，如何想

着——到家裏就有洗濯、掃除、烘烤、縫紉等這些事情在等着她回來辦，但她決不致於煩惱得不笑着臉兒來招呼她的孩子們的。

所有街上的鄰居們有困難就來找她——好像她自己一無困難似的。在廠裏，當我開始同她上工時，便發覺也是整天「波蕾這個」、「波蕾那個」的，我從來沒有看見她使向她請求幫助的人失望過。

在我長大起來的時候，我似乎一步一步地更接近我的母親了。她教我的東西真不少啊！我會着魔似地傾聽她第一次給我講解經濟學和工業史。每逢星期二晚上，她總是急急忙忙從工廠趕到家裏，做完了吃力的洗濯工作之後，就同她妹妹愛密蕾去請一個叫什麼喬埃·麥克琪的錫匠教她們經濟學，我母親化一錢半文所學到的東西，管教亞丹·史密斯在墳墓裏也會輾轉不安的。

我們家庭裏平時也很難得的會有一次令人興奮的事。例如亨利·歐文到曼徹斯特的皇家戲院或者卡爾·羅沙歌劇團來了，那末所有一切洗濯工作都得在禮拜五晚上趕好，母親和她妹妹就會一直從廠裏趕到皇家戲院去排隊購買樓座票。

我開始做工時是和我母親在一起做半日工的，這才真正使我對於我們生活所在的世界有了初步認識。

每逢下雨或是很冷的早晨，在她到廠裏去之前用圍巾裹住我的時候，我便發誓，等大了之後一定要向那些使我母親受這種苦難的工頭們算賬。我希望能活着做這件事，這件事並不是沒有意義的。我憎恨任何造成這種結果的制度——並不是當時我對制度已有了什麼認識，而祇是本能地覺得它不對罷了。

大約就在那時候，我活潑可愛的小妹妹溫妮弗蘭特病得快要死了，雖然我並不了解這回事。

家庭醫師像自己女兒一般地愛她，日以繼夜地到我家裏來，竭力想挽救她的生命。這位老醫師到現在還是我們家庭的老朋友，他唯一的聖經始終是「曼徹斯特衛報」。

某一個星期日的晚上，他在臨走之前低聲地向我母親說了幾句話，還給她一個紙條。母親叫我拿了這個到番耶非爾特的藥劑師伊斯特曼那裏去。這是一張買吐根酒的藥方，要使我妹妹嘔吐的。這一趟要經過一條暗長的小胡同，我覺得害怕，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我是多麼恐懼啊！因而我能了解波不拉地方的孩子們在一九三九年秋天撤退到鄉村去的時候，感覺是怎麼樣了。

憎恨和恐怖交錯着。我真要譴責上帝了。我要譴責每一個使我妹妹受苦的人。我無意中喊出了我們階級所受的不公道的待遇。英國工人階級總有一天要清算它，正如工人階級在俄國所幹的一樣。

我在廠裏工作得不多久，就引起了我对女孩子的注意。這有什麼辦法呢？織機間裏祇有一個少年男子啊。

一天，有人告訴我母親，說她目睹我同一個女孩子站在入口的暗處。那時我祇十二歲。織布機的喧鬧聲使機房裏的人誰也聽不出什麼東西來，所以我們都變成辯唇知意的專家了，現在我略有些耳聾，所以這種本事對我確實有些用處。天哪！如果那一個女人多嘴，把我的荒唐行為告訴了我母親，這會發生如何的影響啊！人家會想像我把特羅斯登所有的女孩子都收作眷屬了！

過了幾天，我在牀頭發現了一本瑪麗·華爾斯東克雷夫脫著的，說明花朵開放的全部情況的小冊子，我應該說，我從來沒有像在讀過這本小冊子以後那樣敬仰母親的體貼周到了。同時我也得承認，我一生之中也從來沒有這樣充滿過好奇心。

我開始積極參加工人運動的時候，所有一切困難問題，我都得向我的母親請教。當我開始作

公開演講的時候，總是立在椅子上先把所要講的話向她練習一遍，我的祖母却爾斯華司就會說，「波蕾，你的兒子將成爲一個教士了。」每次開完了會以後，她總要知道人家向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以及我如何回答他們。從瑪麗·露莎·波立特這裏得到的教育和幫助比從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那裏所得到的還要多。

我們屋裏沒有聖經，可是我們有一本張伯氏辭典和一本文法書。她在糾正我文法和發音上的努力，常常搞得我頭昏腦脹。她使我過着多麼辛勤的生活啊！我可以講出許多關於她克盡教養之責的有趣的故事來，這裏只須舉一個例子就足以概括其餘了。

一九三八年，我和維克多·高倫士以及坎特伯雷副主教在一起，爲左翼書籍俱樂部開了一連串的會議。某星期二晚上，我們在赫爾開會後，副主教竭力誇獎我的「出色的演講」，還說我簡練地安排字句的方法足以爲人楷模。第二天晚上我們在設菲爾德開會，副主教更奉承我，說我「善於運用英語」。我就情不自禁地寫信給我母親，把這件事告訴了她。

第二個星期日，我在曼徹斯特自由貿易廳羣衆大會上演講。我的母親也在那裏。根據聽衆的反應來判斷，我認爲我是作了一次生動有力的演說，可是就在那天夜裏一回到奧本蕭，我母親劈頭就對我說，「喂，哈里，副主教真該死！你今晚犯了三個文法上的錯誤哩。」

現在，我且問你，在這樣一個母親的面前，你還有什麼希望可以贏得面子呢？

自從一九一五年離開家以後，我每星期總寫一封信給我母親。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在獄中的時候，逢母親生日的那一天，我總是要求獄吏讓我寫一封專信，而且向他解釋我在被他看守之前，從來就沒有間斷過給母親寫信。他聽着，好像無動於衷，可是在我說完以後，他却以極粗暴的聲調向看守人說：「記着，甲四十四號有一封專信。」

我可以從她信中引出很多段有趣的文字來。舉例來說，一九三九年三月出賣西班牙共和國的事件被揭發以後，我在蘭貝斯·巴斯發表演說，該演說詞發表於「工人日報」。幾天以後，我接到母親來信，說道：

「你在蘭貝斯所作的演講把情況解釋得非常清楚。你向工人們解釋情況總得盡量詳細明白，這樣他們纔會了解。勃蘭區福特做作家之所以成功，就在於他能够敘述簡明。不了解這一點，那才是一個傻瓜。我永远記得在你出生以前，登載在「星期紀事報」上的他的第一篇論文。在批評他的人中間，曾有一個人署名爲「善良分子」的，勃蘭區福特在對他說了幾句話之後，就說：「善良分子啊！我就告訴你爲什麼吧。」於是他就接着解釋資本主義制度，說得那麼簡單明瞭，使我恍然如撥雲霧而見天日。」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牢牢地記住她的忠告：把我早期生活的事實解釋得愈簡單愈妙，希望其他工人階級的子弟們面臨同樣問題時，可以幫他們找出一個革命的解決辦法來。這些問題的性質雖然逐月改變，而且也必定要改變的。可是，基本上它們還是一樣，而且就本質而言，可以歸結爲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鼓動、教育和組織工人們建立起他們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這個政黨能領導他們前進，取得政權並建立社會主義。

另一段是在一九三九年報紙上大事喧嚷我被「解除」共產黨書記後她的來信中節錄下來的。我會有信給我母親，解釋報上所載的和事實有些甚麼出入，而且說明我之解職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唯一可能採取的行動。她的覆信是足以代表一般女性的。在說了好多話（這些話的母愛氣氛較政治氣氛爲濃）以後，她接下去說：

「有一件事情我是確實有把握的。我決不認爲丟臉，因爲你那副計量工具還在這裏，我已好好地用凡士林把它保護起來，以便隨時使用。」

除了要再說兩件事以外，我就以這封信來結束我這短短的引言了。第一、我的母親真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婦女；第二、她所崇拜的人，這個人生平事業的每一着都爲她所追隨不忘的，是國會議員威廉·加拉赫。

### 補記

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上午一點鐘寫完上述引言。就在這時候，我母親在她突然被送進去的曼徹斯特醫院裏逝世。我沒有想到她生病。僅在三天以前，我還寫信給她，徵求她對這本書某些部分的意見，並且告訴她我正在寫一篇引言，向她表示敬意。後來我的妹妹告訴我，她已永遠不能讀我這封信了。

就是這樣結束了一個工人階級婦女的一生，結束了千百萬工人階級的一個典型母親的一生。她們的名字除了自己家庭裏的人之外，是誰也不知道的；然而她們却真正是世界上的甘露。一個極了解我母親身世的鄰人，在她死後寫信給我說：

「你決不會認識你母親是一個如何偉大的女性，對她四周的人起着多麼大的鼓舞作用。說她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婦女，這是不夠的。她是一個有教養（依這兩個字的最好的意義）的婦女。溫文爾雅是她的一部分，用不着別人去教她，也從沒有人教過她。她的餐桌總是一塵不染的——桌上刀叉閃閃發光，並且還擺着幾束花朵——而整個家庭，雖然簡單，但總使我感到一種幸福安適的氣氛。」

她是獨立勞工黨的創始黨員，五十年以上的合作運動者。直到她逝世爲止，是阿什頓區織工協會會員，以及共產黨的創始黨員。這就是我母親（我把這本書奉獻給她）的歷史。

目錄

序

引言

|      |                         |     |
|------|-------------------------|-----|
| 第一章  | 早年時代.....               | 一   |
| 第二章  | 曼徹斯特的州辯論會.....          | 二六  |
| 第三章  | 露天演講.....               | 二二  |
| 第四章  | 工場的經驗.....              | 三四  |
| 第五章  |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的大戰.....    | 三九  |
| 第六章  | 倫敦與俄國大革命.....           | 五九  |
| 第七章  | 「水手喬治」號，一九二〇年.....      | 七五  |
| 第八章  | 共產黨的建立和我的第一次出席國際會議..... | 八四  |
| 第九章  | 一個轉振點.....              | 一〇三 |
| 第十章  | 全國少數派運動.....            | 一二七 |
| 第十一章 | 列寧的死.....               | 一三五 |
| 第十二章 | 坎貝爾事件.....              | 一四〇 |
| 第十三章 | 偉大的一年——一九二五年.....       | 一四四 |

|      |            |     |
|------|------------|-----|
| 第十四章 | 共產黨受審訊     | 一五二 |
| 第十五章 | 又是斯特蘭宮和老倍萊 | 一八三 |
| 第十六章 | 議會戰        | 一九二 |
| 第十七章 | 結論         | 二〇七 |